



蟒神祸乱，神州板荡。  
铁马金戈，巨无霸现世，二十八将拱北辰。  
汉光武帝刘秀允冠百王，神武不可测！

刘乐土◎著

WENWU DIWANG  
GUANGWUDI

中国  
历代  
风云  
人物

文  
武  
帝  
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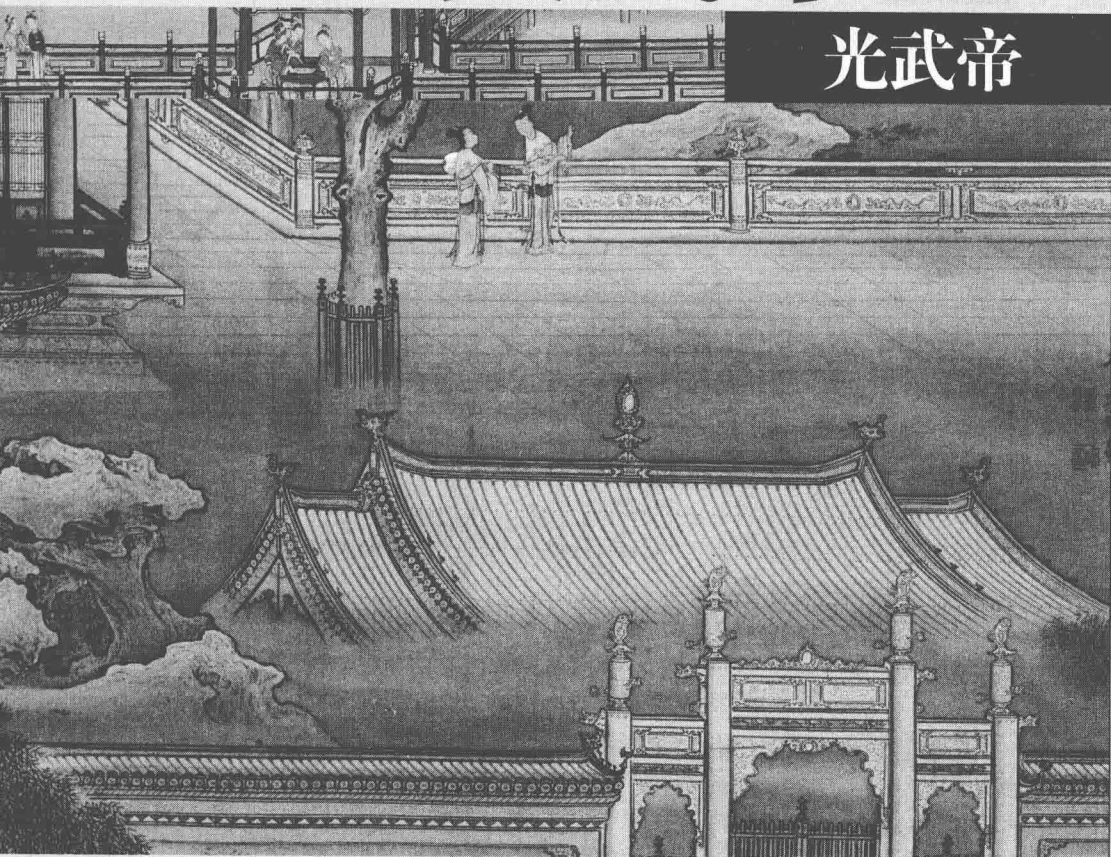
# 光武帝

『上册』

中国铁道出版社  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# 文武帝王

光武帝



刘乐土◎著

上册

中国铁道出版社
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武帝王：光武帝：全2册 / 刘乐土著. —北京：  
中国铁道出版社，2017.3  
(中国历代风云人物)  
ISBN 978-7-113-22600-8

I. ①文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汉光武帝(前6-57) -  
传记 IV. ①K827=3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02704号

书 名：文武帝王：光武帝  
作 者：刘乐土 著

责任编辑：田 军

电 话：(010) 51873012

编辑助理：奚 源

电子邮箱：tiedaolt@163.com

封面设计：MX DESIGN  
STUDIO

责任印制：赵星辰

出版发行：中国铁道出版社(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)

印 刷：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：34 字数：648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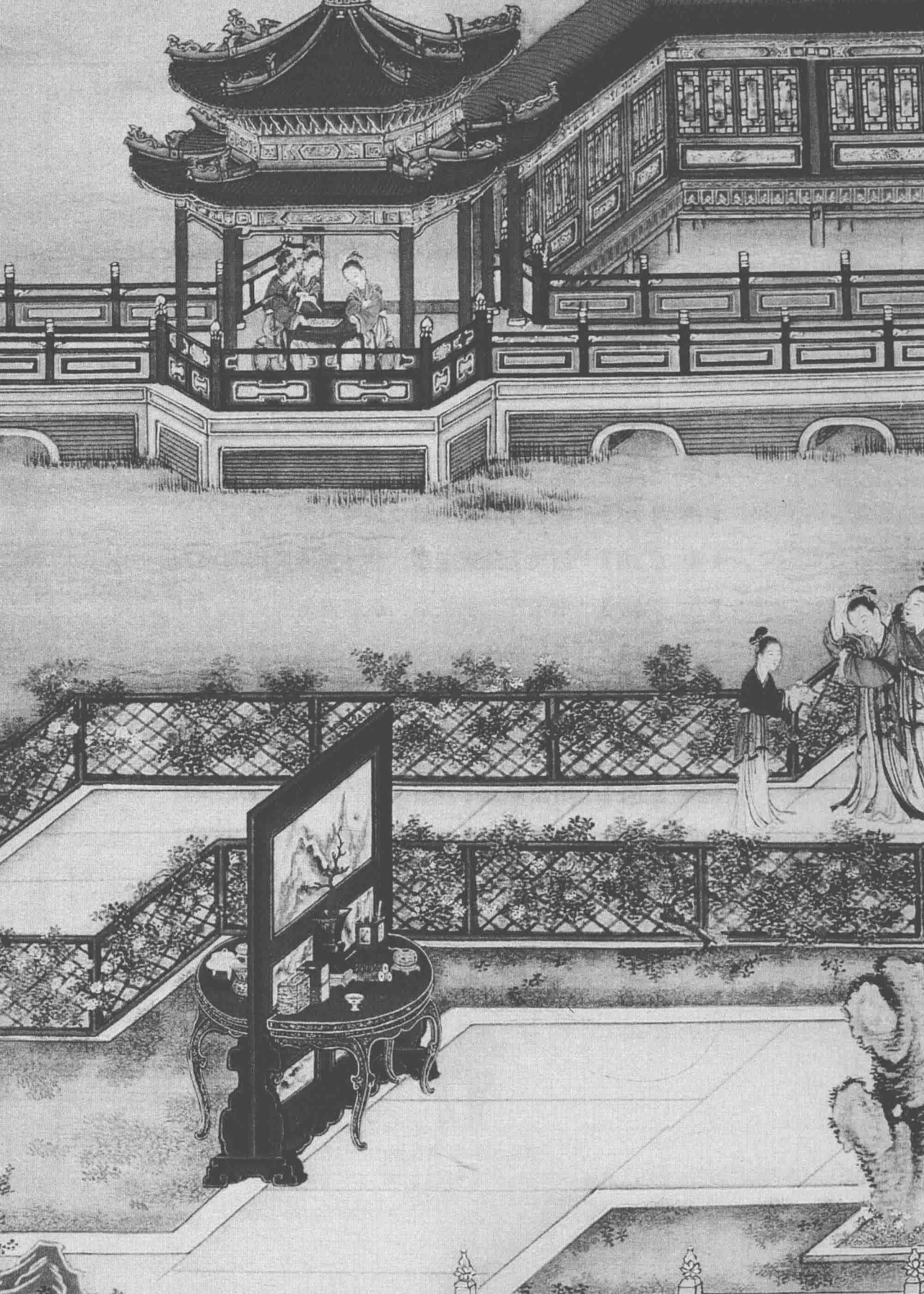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：ISBN 978-7-113-22600-8

定 价：59.80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，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：(010) 51873174(发行部)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：市电(010) 51873659，路电(021) 73659，传真(010) 63549480



## 目 录

---

- 【第一回】 南顿令病故遗恨，刘家子继志归乡/1
- 【第二回】 得玉玺王莽篡汉，去游学刘秀遭劫/43
- 【第三回】 公子求仕因多情，英雄举旗为大义/101
- 【第四回】 骑黄牛将军出战，藏鬼蜮庸夫登基/137
- 【第五回】 巨灵上阵虎象恶，将军解困风雨急/175
- 【第六回】 遭陷害刘缤被杀，忍悲痛刘秀娶妻/211
- 【第七回】 长安沸反新帝丧，河北离乱汉官来/253
- 【第八回】 圣公迁都遭惊马，文叔迷途遇仙翁/307
- 【第九回】 赵氏起弄权宫廷，众将聚平灭王郎/353
- 【第十回】 奋勇追击冰河险，巧计离间仇人降/387
- 【第十一回】 火德星梦说前情，光武帝应兆登基/409
- 【第十二回】 关中难当大树军，西北最称伏波将/455
- 【第十三回】 祸言出废后更储，奇石现封禅祭天/519





## 【第一回】

## 南顿令病故遗恨，刘家子继志归乡

正午，闷热的空气笼罩着汝南郡治所南顿的街头巷尾，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南顿县衙署尽管宽敞，也少有人走动，但后衙庭院中却传来阵阵刀枪碰击声。

后衙演武场上，南顿令刘钦的长子刘缤、次子刘仲、族侄刘嘉正舞刀弄戈打在一起。体格魁梧的刘缤手使长矛，刘仲、刘嘉一个操戈一个持刀合力攻击刘缤。纵使他们两个使出浑身的本领也难占上风。刘缤一条长矛出神入化般左拨右挡，上刺下挑，不但挡住敌方的攻势，还时不时攻上一矛，慌得刘仲、刘嘉一阵手忙脚乱。

刘仲浑身早已被汗水湿透，渐渐地支持不住，便率先跳出圈外，把长戈一扔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刘嘉也是浑身如洗，支持不住，趁机也把大刀一丢，跌坐在地，有气无力地道：“伯升，我……我也不行了！”

伯升是刘缤的字，刘嘉长他三岁，故如此称呼。刘缤只得收势，用长矛指着二人，厉声道：“不行，凭你们这点儿功夫，以后如何驰骋疆场，如何恢复高祖帝业？”

刘嘉不太明白刘缤的话，问道：“伯升，这汉室江山不还是我们刘家的吗？何来‘恢复高祖帝业’之说。”

刘缤愤愤地说道：“你们何曾关心国家大事。如今这汉室江山已被那王莽篡去。”

刘嘉略吃一惊。刘仲歇息了一会，有了点儿精神，便插话道：“我才不管这江山是姓刘还是姓王呢，姓刘又怎么样，咱爹还不是做个小小的县令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刘缤突然大怒，吼道：“起来，今天不练两个时辰的功夫，你休想歇息。”

刘仲无可奈何地拿起长戈，退到一边的刘嘉突然叫道：“看，下雨了！”

众人这才发现天已经下雨了。刘仲大喜，边往自己房中跑边喊：“大哥，大



雨来了，别练了。”

说话的工夫，雨已哗哗地下了起来。刘嘉跑进自己房内，刘缙只好收起兵器。

南顿县衙的侧房内，夫人樊嫔都正在跟大女儿刘黄解读《诗》。五岁的小女儿伯姬小手托腮，依偎在母亲膝前，静静地听着母亲的讲解，似懂非懂。樊嫔都是南阳郡豪族樊重的女儿，性情婉顺，知书识礼。六个儿女和刘嘉的礼仪诗书，都是她亲自教导。

樊夫人看窗外雨下得急，放下书简，向侍女道：“绮儿，去演武场看看大公子他们回来没有。”

侍女绮儿正要出去，忽见刘缙戴着斗笠，正走进门来，忙止住脚步。刘缙摘下斗笠，给樊夫人施了礼，便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娘，三弟呢？”

樊夫人一愣，问道：“秀儿没去跟你们一起习武？”

“孩儿根本没看见他，还以为他在跟母亲读诗书呢。”

樊夫人一听，有些着急了，忙问道：“黄儿、绮儿，你们看见秀儿没有？”

刘黄和绮儿一齐摇摇头，小伯姬也歪着脑袋道：“我也没看见三哥。”

“这孩子，外面下这么大的雨，会跑到哪儿去？”樊夫人有点沉不住气了。

刘黄看着刘缙眨眨眼睛，突然说道：“娘，您不用担心，我知道三弟去哪儿了。”

刘缙恍然大悟，气恼地道：“三弟肯定又去稻香园了，我去找他。”说完，抓起斗笠就往外走。

刘黄一见，一下子从座上跳到门口，挡住了刘缙的去路，道：“大哥，还是我去找三弟。”

刘缙不吃这一套，右手把她拨拉到一边道：“不行，我非去不可。”

“缙儿，”樊夫人突然叫道，“你性情暴躁，还是让黄儿去吧！”

母亲发话，刘缙不敢不听，只得停住。刘黄得意地一笑，从大哥手中夺过斗笠，冲进雨中。

府衙后院外有一块肥沃的田地，南顿令刘钦公务之余便常来侍弄它，他给这块田园取了个高雅的名字：稻香园，并亲书匾额，悬在田园入口处。

刘黄冒雨走出府门的时候，稻香园里，一个九岁的少年，头顶着斗笠，正蹲在一小块田边用手指拨拉着泥土，察看着土里的种子是否发芽了。雨下得正急，斗笠并不能完全挡住雨水，水珠湿透少年浓密黑亮的鬓角，滚落在红润润的脸蛋上，可他完全感觉不到，仍细心地察看着土里的种子，终于他发现有一颗种子鼓出嫩黄的胚芽。

“三弟！”刘黄来到稻香园门口，远远看见田里的人影，大声喊道。

少年听到姐姐的喊声，高兴地招招手叫道：“大姐，快来看呀！我种的麦子



发芽了。”

“三弟，”刘黄走到少年身边，拉起他潮湿的衣袖，责怪道，“这样大的雨，你还跑出来，会淋出病来的，快回家去。”

少年好像没听见她的话，又用手指着身后一大块田，说：“那是爹种下的麦子。我要跟爹比一比，看谁的麦子长得好。”

刘黄拉着他往田外走：“三弟，快回去。大哥又要发火了。”

少年边走边把脖子一梗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又是大哥，我才不怕他呢！”

姐弟俩走出稻香园，雨渐渐停了。刘黄拉着三弟的手，在路边的积水里洗干净。这个少年就是南顿令刘钦的三公子刘秀，字文叔。刘秀是刘钦为济阳令时，樊夫人在济阳任所生。当年风调雨顺，济阳获得了空前的好收成。百姓在收谷子时，竟发现一棵一株九穗的谷子。亭长飞马送到济阳府。刘钦掂量着沉甸甸的谷穗，眼光一亮，道：“小儿名秀，字文叔。”

刘黄、刘秀刚到府门口，就见刘缤虎着脸站在那里。

“三弟，小心点！”刘黄低声告诉三弟，刘秀却像没事人一样，拎着斗笠只管往府里走。

“小三，站住。”刘缤用威严的声音叫道。

刘秀好像没听见，照旧往里走。刘缤急了，伸出大手就要去抓他。刘黄一见不妙，赶紧上前挡住刘缤，叫道：“三弟，快跑！到娘屋里去。”

刘秀绝顶聪明，见机撒腿就跑，一口气跑到樊夫人房中。

刘缤急步走进来，大声嚷嚷道：“小三，你往哪里跑，快给我过来。”

刘秀赶紧躲到母亲身后，嬉皮笑脸道：“大哥，我在这儿呢，你有什么事啊？”

刘缤板着脸怒道：“你不好好习武，又去侍弄田园，看我今天不揍你。”边说边要去抓刘秀。

樊夫人忙伸手挡住，道：“缤儿，秀儿还小，你要慢慢劝说，切不可动粗。”

“娘！”刘缤只得罢手，埋怨道，“孩儿劝说过多少次，可是他哪一次听孩儿的话。您这样老护着他，将来他凭什么驰骋疆场，干一番事业。”

樊夫人何尝不明白儿子讲的道理，只是太偏爱小儿子而已，便对刘秀道：“秀儿，你大哥说得在理，你要好好地跟他习武。”

这次该刘缤得意了，他对刘秀招手道：“三弟，要我不揍你也可以。你只要当着娘的面，跟大哥说一声，‘以后再不近稼穡。’大哥就放过你。”

这个条件够宽大的，樊夫人以为刘秀肯定会答应。谁知刘秀把小嘴儿一撇，摇头晃脑道：“诗曰，‘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？’大哥，你天天只知道习文练武，结交宾客，从来没种过田，凭什么吃饭？只要大哥答应我从此不再吃



饭，我就答应你从此不近稼穡。”

刘缤不屑一顾道：“武能安邦，文能治国，将来大哥疆场立功，拜将封王。你呢？要耍嘴皮子，著书立说，顶多做个经学博士。”

“经学博士好，能种好田，多打粮食。打仗的时候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没有粮食，把你饿扁了，看你怎么打仗。”

刘缤知道嘴皮上自己斗不过三弟，便没好气地说道：“少废话，大哥昨天教你的招数学会没有？”

刘秀却毫不含糊地答道：“早学会了。”

刘缤知道，有母亲护着，自己没法教训他，便趁机道：“走，去演武场练一遍给大哥看看。”

“去就去！”刘秀起身就往外走。

樊夫人担心这弟兄二人再闹翻脸，忙拉过大女儿，刘黄心知其意，道：“娘，我去看住大哥。”

来到演武场，刘秀伸手抓起自己的长刀。他持刀往当中一站，先做了个力劈华山势，然后把大刀使开，挑、砍、搂、剁，将刘缤所授的招法尽数施展开。居然像模像样，满是那么回事。

刘缤看了，心里也暗叹三弟聪明过人。其实他内心深处也非常喜欢刘秀，只是性情刚毅、志向远大的他对三弟的期望过高。当发现刘秀勤于稼穡时，他无法容小弟就这样发展下去。

刘秀刀法使完，收势站稳，自得地一笑，道：“大哥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怎么样，”刘缤完全一副看不上的神色，“虽说你练会了招式，可是你的刀上没有功夫根本无法与人对阵。”说完，伸手抓起长矛，一招手道：“不信你攻我试试。”

刘秀哼了一声，双手抡起长刀，向刘缤砍去，刘缤根本没当回事，等他刀头落下时，才用长矛轻轻一挑。刘秀站立不稳，摔倒在地。刘缤哈哈一笑道：“三弟，这次服了吧？”

“不服！”刘秀捂着屁股，不服气地说，“你赖皮，我还小呢，等我长大了，一定会超过你。”

刘缤故意激他，道：“想超过我？哼，你天天就知道往稻香园跑，什么时候能超过我。”

刘秀小脸儿涨得通红，一咬牙道：“练就练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超过你。”说完抓起了大刀。

刘缤转过身去，偷偷地笑了。

南顿令刘钦直到晚上亥时才回到府上，樊夫人已用过晚饭，正在书房里看



## 第一回

南顿令病故遗恨，刘家子继志归乡

书。刘缜、刘黄等公子、小姐也各自回房歇息去了。刘钦勤于政务，往常很晚才回府，府中上下早已习以为常。

樊嫔都听见房外的动静，忙从书房中走出，看见丈夫正迎面走来，家人刘宽跟在后面。“老爷回来了。”

刘钦点点头，径直走进书房，在书案前坐下。

樊嫔都看刘钦今天有点不对劲便把刘宽叫到院子里问话。刘宽说今天安汉公王莽派绣衣使者来汝南郡巡视。太守大人和各属县的县令来陪使者饮宴。宴席结束后，老爷的心情就不太好了。

樊嫔都听完，叹了口气道：“老爷日夜忧虑国事，恐怕会伤着身子。”

“小人也为老爷担心啊！”刘宽若有所思，突然他惊喜地说道：“我有办法了，可让老爷开心。”

樊嫔都正在惊异，刘宽同她向书房走去。书房里，刘钦正靠在躺椅上闭目养神，不时发出一两声叹息。刘宽脸上带笑，轻轻走到跟前，喊道：“老爷！”

刘钦听出他的声音，眼皮也没抬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大喜事！”刘宽故作夸张地说，“小人的贱内昨晚生了，是个男孩。”

“真的？”刘钦一下坐直了身子，但又怀疑地问道：“你不是说，你娘子要赶在年底才生吗？”

刘宽忙支吾道：“老爷可能听错了。哎，对了，老爷满腹经纶，就给孩子取个名字吧！”

樊嫔都明白刘宽是在瞎扯，逗老爷开心，但看见丈夫脸上有了笑容，她也放心了，便也上前凑热闹道：“是啊！老爷才高八斗，取的名字一定又好听，又有意义。”

“嗯。”刘钦皱皱眉头，郑重其事地动开了脑筋。刘宽是他的贴心家人，从小就跟着他，忠心耿耿，他也从不把刘宽当做下人看待。

“秩秩斯干，幽幽南山，”刘钦轻声吟道，猛地一掌击在书案上，“就取名刘斯干！”

“刘斯干？”刘宽念叨着，皱起了眉头。

樊嫔都知道刘宽不解其意，忙解释道：“‘秩秩斯干，幽幽南山’，是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的诗句。老爷的意思是老仆忠于我刘府，其子生在刘府，接替父职，犹如曲折的深涧水，依附、环绕主人这座大山。”

刘宽明白了名字的意义，满心欢喜，高兴地给刘钦磕了个头。

刘钦满面含笑，俯身把他扶起。樊嫔都故意说道：“老爷您看，刘宽虽是个下人，但他有娇妻爱子，一家人和和美美，何等快乐。世间的幸福，莫过于此。”

刘钦何尝不明白夫人话中的深意，便苦笑道：“有时我也想辞去这出力不讨



好的差事，回春陵老家种那几亩薄田。可是如今我刘汉江山朝夕不保，如果就此遁去，怎对得起列祖列宗。”

原来刘家本是高祖九世之孙，汉景帝嫡派。景帝生长沙王刘发，刘发生春陵侯刘买，刘买生郁林太守刘外，刘外生巨鹿都尉刘回，刘回生南顿令刘钦。排排家谱，以王位降至侯爵，再至太守、都尉，以至小小的南顿令，真是一辈不如一辈，犹如刘汉江山一天天走向衰败。

樊嫔都本想劝慰丈夫，没想又勾起他的伤心事，她不敢再多说话，焦虑地望着丈夫。刘钦理解妻子的关爱，忙换上笑脸道：“夫人不必为我担忧，今天不妨明白地告诉夫人。安汉公王莽的女儿已被陛下聘为皇后，不日就要举行大婚。这汉室江山不一定哪一天就改姓王。今日来汝南郡巡视的王莽使者就是来要献仪的。”

樊嫔都听了，大吃一惊。她平素相夫教子，从不过问丈夫的公务，刘钦也不肯谈朝廷上的事。但朝政败坏到如此地步，她不能不为丈夫和已经成人的儿子们担忧：“老爷，依我看您也不必为朝廷忧虑，您也管不了朝廷的事。不如带着儿女们回春陵，种家中的几亩薄田算了。”

刘钦点点头，却又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也早有此念，只是觉得愧对列祖列宗。况且孩子们以后会怎么样？尤其缜儿，他的性情实在令人放心不下。”

“老爷放心，缜儿性情刚毅，慷慨而有节，有高祖遗风，将来必成大事。”

“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，”刘钦忧虑地说，“缜儿性情豁达，固然能成大事。但似乎不够柔韧，恐招致祸患。倒是秀儿机警过人，性情柔韧，让人放心。”

樊嫔都点点头，丈夫说得一点儿不错。她想起白日里刘缜和刘秀斗嘴的事儿，也觉得刘秀虽小，却有着刘缜所不及的过人之处。

“老爷，天太晚了，咱们歇息吧！”樊嫔都柔声说。

不料，天刚蒙蒙亮时，刘钦突然发起高烧，樊嫔都用手摸着丈夫的额头，吓了一跳。她慌忙一边穿衣，一边叫人。刘宽、绮儿和几个家人听到夫人的喊声，一齐跑进来。樊嫔都忙吩咐道：“刘宽，快去请郎中来，要最好的郎中！绮儿，快帮我伺候老爷。”

刘宽也吓了一跳，来不及答应，转身就往外跑。绮儿则打了热水来，把热毛巾敷在老爷头上。

早起练功的刘缜、刘嘉、刘仲、刘秀弟兄四人听说父亲病了，慌忙跑来，跪在刘钦床头。不多时，刘宽就领着郎中进来了。这位是南顿最有名的郎中万复生。樊嫔都一见，慌忙命人看座、上茶，道：“万先生，快看看我家老爷，怎么病得这么重？”

万复生点点头，在刘钦床前坐下，先摸了摸额头，又摸了一会儿脉息，道：



第一回

南顿令病故遗恨，刘家子继志归乡

“大人偶感风寒，发起高烧，这倒是不难治愈。”

众人放下心来，不料，郎中又道：“只是小人看大人脉息，忧郁之疾已入膏肓，恐不易治啊！”

樊嫔都大惊，道：“先生说什么？”

“大人的伤寒高烧，一剂药便可治愈。只是大人积郁成疾，已入脾肺，小人没有十分的把握。”

樊嫔都脸色蜡黄，刘秀、刘黄、刘元、伯姬吓得大哭。

万复生看了，也觉心酸，站起来道：“大人的病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，小人一定尽力而为。”

刘钦故作轻松地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孩子们都不要哭，你爹哪能这么轻易就抛下你们啊！”

万复生开了药方，樊嫔都忙命人去药铺抓药，煎好后给刘钦服下，只一顿饭的工夫，刘钦出了一身透汗，热退下去了，精神也好多了。全家人稍微放宽了心。

但一晃十几天过去，刘钦还是不能起床，而且日渐消瘦，面容憔悴。万复生每天都来诊治，总是不见好转。樊嫔都忧心如焚，暗中饮泣，刘府上下也听不见一声欢笑。

一天，万复生把樊嫔都、刘缜叫到一边说：“老夫人、大公子，小人惭愧，不能治愈大人。”

樊嫔都大惊失色，惶然道：“你是说，老爷的病没救了？”

刘缜急道：“先生请说，到底怎样方能治好家父的病，花多少钱都成。”

万复生忙说：“不是钱的问题，大人的病也许有救，但小人已经无能为力。小人可推荐一名神医，这人有祖传专治忧郁之疾的妙方。只是此人医德欠佳，架子特别大，恐怕不容易请到。”

樊嫔都仿佛抓住一根救命草，忙说：“先生请讲，此人是谁，我多与他银两就是。”

“就是南阳名医申徒文的后人申徒臣。申徒家是南阳的豪族，家财万贯。即使官宦之家，也比不上。多给他银两，怕是也请不来。”

樊嫔都的母亲就是南阳豪族，申徒文的名字她当然听说过。只是申徒文已死去十多年，想不到他的后人也有妙方。

刘缜一听有希望，便说道：“先生放心，只要能把这申徒臣请来，叫我给他磕十个响头都行。”

计议已定，刘缜便准备动身去南阳请申徒臣。樊嫔都嘱咐道：“缜儿，你是求人家救你爹的命，一定要多说好话，多求人家。万万不可使性动粗，惹恼了人



家，误了你爹的病。”

万复生也叮嘱道：“老爷已病入膏肓。大公子一定速去速回，不可耽搁时日，误了老爷的病。”

刘缤一一记在心上，然后飞身上马，快马加鞭，直奔南阳。第二天辰时，他赶到南阳郡治宛城。进了城，街上的车马行人多起来。刘缤只好下马，一路打听申徒臣的地址，一路寻来。

刘缤依着行人所指，不多长时间就来到一处高大的宅院前。他把马拴好，径直走到门口，只见台阶前已有很多人。人们大多衣冠齐整，一看便知是殷实人家。只有一对衣衫破旧的母女，像是穷困人家，那少女一边搀扶着生病的老母，一边可怜巴巴地望着紧闭的申徒府大门。

刘缤正要上前敲门，忽然那朱漆大门自动打开了。人们一阵欣喜，争相往里挤。忽见一个家仆打扮的人走到门口，大声道：“别挤！都听着，我家老爷今天出诊去了。各位改天再来吧！”

人们一听，全愣住了。半天，才有人大声问道：“我们天没亮就来了，怎么没看见先生出去？”

那家仆笑道：“傻蛋，老爷是从后门出去的，从这儿出去，还不被你们堵个正着。”

刘缤强压着怒火，道：“请问，你家老爷出诊瞧的是什么人，竟让他弃这么多的病人于不顾。”

家仆道：“告诉你又怎样，她是宛城鼎鼎有名的马美人。”说完，转身进府，把门关上了。

“真是造孽啊！”人们一边骂，一边无可奈何地扶着病人往回走。那名少女眼泪汪汪地说：“娘，回客店吧，今天又看不上先生了。”

病得直打战的母亲摇头有气无力道：“住店的钱都没有了，别回去了。”

刘缤就站在母女身边，听得一清二楚，心中一酸，忙从身上摸出一把五铢钱，送到少女的眼前，说：“小妹妹，拿去吧！”

“这……”少女拘谨地推辞着。刘缤把钱放在她跟前的台阶上，转身就走。

“公子请留步。”少女突然喊道。

刘缤转过身来。少女道：“大哥，这钱我收下了。公子也是来请郎中的吧，哪能就这样走掉？”

刘缤见不着申徒臣，正心急呢，听了少女的话，忙问：“小妹妹有办法让我见到那申徒臣？”

“我哪有办法。”少女脸上一红，不好意思地说，“只好等申徒先生回来。申徒臣先生的祖传秘方，药到病除，只要吃上他的一剂药，病人就好了。多等几



日又何妨？”

“唉！”刘缜叹息道，“只是家父要比这位老妈妈病得重，耽搁了时日，恐怕……”

少女听了，也无能为力。“愿上苍保佑那位老爷。”少女轻声念叨着，弯下腰来想背母亲。

刘缜见这母女行动艰难，忙上前道：“小妹妹，还是我来背吧！”

“多谢公子！”

她们俩就住在前边不远的客栈，不多一会儿便到了。刘缜见客栈还算干净，就住在了那。

刘缜把老妇背进客房内，安顿好。少女感激地道：“公子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快请坐。”

刘缜拘谨地在床边坐下。少女红着脸问道：“请问公子尊姓大名，小女也好心存感谢。”

“姓刘。”刘缜很随便地答应着，他并不图人家的感谢，便故意岔开话题问道，“小妹妹你家远吗？怎么来这儿的？”

“不远，就在城南十里的庄子上，姓王。我唯一的哥哥出外做买卖，一去五六年没有音讯，娘思虑成疾，就病成这样子。家中只有小女子一人，只好一步步把娘背来看病。”

刘缜听了，鼻子一阵发酸，便又从行李中取出一大块银锭，放在床头道：

“小妹妹，老人家看病肯定要用不少钱，这点银子你就留下吧！”

“不，不，”王姑娘把银锭送到刘缜手上，连声道，“公子，小女子再也不能收你的银子了。”

“小妹妹，救人要紧。那申徒臣医术虽高却不是善类，钱太少，他不会给老人家治病。”刘缜坚持着，又把银锭放下。

“不，公子，”姑娘的脸蛋涨得通红，“公子不知，只有银子，那申徒臣也未必就给娘治病。”

“他还要什么？”刘缜大惑不解。

“公子别问了，反正这银子小女子不能收！”王姑娘突然变得又羞又怒。

刘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但不敢再坚持，忙收起银锭告辞。

刘缜在店里随便叫了几个菜吃了。然后回房躺了一会儿，又待不住了。那申徒臣没见着，父亲还躺在病床上，不知怎样，叫他如何不心急如火？

“不行，一定等到他回来。”刘缜下定决心，便走出客房，来到申徒臣府门口，用力拍打门环。

不多会儿，里边有人问道：“谁呀？”



刘缤尽量恭敬地问道：“请问，申徒老爷回府没有？”

“还没呢。”里面的声音只答了三个字，便是脚步离去的声音。

刘缤只得作罢，坐在台阶上等。到了天黑，吃过晚饭的时候里边的人回道：“老爷回来了！”

刘缤一阵惊喜，忙说道：“请开门，我要见申徒老爷。”

“是看病吧？老爷说了，他今天累了，明天再来吧！”

“我家中有病人，奄奄一息，求你们行行好吧！”刘缤几乎是哭着说。

“少啰唆，惹恼了老爷，你明天就是来了也不给治。”话音刚落，便是脚步离去的声音。

“唉！”刘缤用拳头狠狠砸在门上。

“怎么办？”他在心里反复问自己，恨不能翻墙而入，把那申徒臣抢出来，可是母亲临行前反复叮嘱，不准他动粗，而且这样做也不是君子所为，惹恼了郎中，他更不会去给父亲治病。

刘缤呆呆地坐了半天，只好回客房。第二天一早，刘缤见王姑娘正背着母亲去申徒臣家，看她艰难的样子着实可怜，便帮她背着母亲。

不多时，他们便来到申徒臣的府邸门口，王姑娘慌忙拿出一个棉褥子，铺在台阶上，帮着刘缤把母亲放下。这时，天已大亮，已有十多个病人等候在门口，其中有三四个年轻的姑娘和少女。申徒臣的大门仍紧闭着。

众人大约等了半个时辰，那扇门才“吱呀”一声打开，众人慌忙站起身，争相往里挤，王姑娘和刘缤一边一个搀扶着老人往里走。

申徒臣的诊病地点就在院子当中的大厅上，两旁是耳房，窗户全用帘子遮得严严实实。当众人走进大厅的时候，申徒臣已经坐在正中的桌子后面，挨个打量走进来的人。

刘缤一看那申徒臣，三十多岁的年纪，粉嘟嘟一张脸，眼角发青，嘴唇发紫，怎么看怎么让人不舒服。就是这种人，凭着祖上传下来的秘方，居然能治病救人，老天爷也太不公道了。

申徒臣却不知道刘缤怎么想，他像往常一样把所有病人和家属扫视一遍，目光落在几个年轻的姑娘和少妇的身上，然后把眼皮一翻，目光定格在王姑娘身上。

王姑娘像是被针刺似的哆嗦了一下，但是为了给母亲尽快治好病，她还是往前挪了挪，希望郎中能先为母亲看。

“这位姑娘，你看什么病？”申徒臣从桌子后面走过来，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。

“先生，不是小女子看病，是我母亲。”王姑娘尽量躲开他的目光，回答道。

申徒臣仔细地看看老人的口、舌、眼，又摸了一下脉，目光又落到王姑娘胸



前：“这是忧郁之疾，已病入膏肓，除了我的祖传秘方，无人能治好。不过，治好病，姑娘如何酬谢我呢？”

王姑娘强忍泪水答道：“小女子明白先生的规矩，只要您能救娘的命，想要怎样都可以。”

刘缙一听，这叫什么话，他忍不住大声说道：“先生，治好了老人的病，您要多少酬金，在下付给你就是。”

申徒臣吓了一跳，眼皮一翻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是来请先生给家父治病的。”

申徒臣鼻子里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就是这样请郎中吗？告诉你，你的银子在这里不顶用，老子今天不干了。”说完，转身就往外走。

刘缙怒道：“为人医者，有你这样的吗？”

王姑娘慌忙一把拉住申徒臣的衣袖，跪倒在地，哭道：“求求您了，先生救我娘一命吧！”一边又转脸瞪着刘缙道：“刘公子，治病救人要紧，少说一句吧！”

刘缙没再说话。申徒臣赚足了面子，才转过身来说道：“姑娘请把病人带到内室诊治。”

“不，先生，”王姑娘忙用手一指刘缙道，“这位公子是远道而来，家中有病得奄奄一息的父亲。”

刘缙慌忙一揖道：“在下恳请先生给大家诊治后辛苦一趟，救家父一命。在一定多付酬金。”

“不去，不去！”申徒臣不等刘缙说完便摇着头说，“你没瞧见这么多的病人吗？”

“在下是说，等先生诊治完病人。”

“那也不去。老子不缺钱花，别拿银子压我！”

刘缙再也忍不住，大声斥骂道：“申徒臣，你还算人吗？”

王姑娘一见，慌忙劝住刘缙道：“公子别急，小女子有办法让先生随你去。”

申徒臣家财万贯，何曾受人责骂过，粉脸一变，叫道：“来人，把这个撒野的东西赶出去！”

大门外的家奴立刻跑进大厅。

“先生，且慢！”王姑娘突然喊道，先低声对刘缙道，“先照顾好我娘。”说完，径直走到申徒臣跟前，伏在他耳根低语几句。申徒臣立刻眉开眼笑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就依着姑娘。”

王姑娘走回来，搀扶着老娘，向刘缙凄然一笑道：“公子稍候，小女子带娘进去诊治。”

刘缙只得耐心地等候。他的心里有着种种解不开的疑团，王姑娘的许多言行



令人难以理解。还有父亲的病现在怎么样了，家中没有了自己和爹的照顾，会怎么样？他一边胡思乱想着，一边焦急地看着那扇内室的门。

一个多时辰过去了，王姑娘才扶着母亲走出来，她脸色绯红，头发也有些凌乱，低垂着头，似乎不敢看每一个人。申徒臣则是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。

刘缤发现王姑娘只顾低头扶着老人往门外走，忙迎过来，帮她扶着老人，着急地问道：“王姑娘，老人家的病治得怎么样？”

王姑娘一言不发，只往前走。刘缤心知有异，只得跟着往前走。到了门外，他知道王姑娘肯定要回客栈，便不由分说，背起老人就走。

到了客栈，刘缤刚跨进门里，老人就能说话了，看来申徒臣的药还真的管用。

把老人安顿好之后，王姑娘忙拉起刘缤出了房门，往楼上走去，边走边说道：“公子，赶快收拾行李，带申徒臣去救你家那位老爷。”

刘缤不解地道：“申徒臣答应去给我爹治病？”

王姑娘点点头。说话间两人已走进刘缤的客房内。刘缤不解地问道：“王姑娘，你用什么办法使他答应的？”

王姑娘脸色陡变，喜悦之色一扫而去，羞愤委屈一齐涌上心头，她扑到刘缤肩上，痛哭起来。

刘缤心头一惊，联想到她走出申徒臣内室时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他仿佛一下子明白过来。

“你……你用自己的清白之身跟那畜生……你怎么这么傻？”

王姑娘摇着头泣道：“小女子又能怎样，那个畜生一贯如此，宛城人谁不知晓，又能怎样？”

“畜生！我一定要杀了他。”刘缤再也忍不住，推开王姑娘就往外走。

王姑娘慌忙拉住他道：“公子，千万不可鲁莽行事，公子还要靠他治那位老爷的病呢！那畜生此刻恐怕已诊治完病人，公子速带他去府上救人，勿以小女子为念。”王姑娘一边流泪说着，一边把刘缤往外推。

“唉！我怎么这么笨呢？”刘缤懊恼地用拳头敲着自己的脑袋。

“姑娘，大恩大德我刘家永世不忘。”刘缤躬身一揖，从不流泪的他今天第一次落了泪，然后毅然转身走出去。

申徒臣不愧名医之后，不到一个时辰，便把所有的病人诊治一遍，打发走了。刘缤赶到的时候，他正在洗手，一见刘缤进来，便似笑非笑地说道：“你就是那位刘公子？姑娘的面子我总是要给的，姑且随你走一遭，不过这诊费……”

刘缤双目如电盯住那张粉嘟嘟的脸，恨不能把他撕成碎片，但是为了父亲，他还是忍着。他面无表情地答道：“在下府中还有些积蓄，只要能治好家父的病，诊费任由先生说了算。但必须请先生骑快马随在下马上上路。”